

从希腊字母到拉丁字母

一次元音的发明、一场罗马的瘦身，如何长成你键盘上的 ABC

王建硕

费曼式写法 ·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

导读

一次元音的发明、一场罗马的瘦身，如何长成你键盘上的 ABC

先别背字母表。先想一个你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为什么 A 排在最前面？**

不是「A 最简单所以排第一」——最简单的明明是一竖 I。不是按发音频率排的，也不是按形状好看程度排的。这个顺序，比你想象的要老得多：老到在希腊人之前，老到在罗马建城之前，老到今天挖出来的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泥板上，字母的排列顺序就已经是「A、B、C……」的雏形了。三千多年里，字母换了好几任主人、改了好几次长相，**唯独这个顺序几乎没人动过**。为什么？这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之一。

更大的问题是：你今天敲键盘用的这 26 个符号，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 C 在英文里有时念 k 有时念 s，在拉丁语里却只念 k？为什么 G 长得像「C 加一横」？为什么同一个字母有大写小写两张脸？为什么 Z 排在最后——要知道它在字母表里的资历比 G 老得多？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有「设计者」可以问。字母不是谁发明的成品，而是**三千年间无数商人、抄写员、石匠、排字工人的手腕磨出来的**。这本书就顺着这条线走一遍：从腓尼基商人的 22 个记账符号出发，看希腊人如何发明了元音，伊特鲁里亚人如何当了一回「二传手」，罗马人如何大刀阔斧地砍到 21 个字母，再看抄写员如何在赶工中写出小写字母，印刷机如何把字母的形状一冻五百年，最后看这套字母如何走出欧洲，长成你今天键盘上的样子。

读这本书不需要任何语言学背景。每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我都会当场用大白话讲清楚。唯一需要准备的，是好奇心——和一块你随手能拿到的字母标本：你的手机键盘。每读一章，低头看一眼它，你会看到越来越厚的三千年。

第一章 · 比希腊更早：记账商人的发明

你手机键盘上第一排字母是 A、B、C、D……顺序天经地义，形状理所当然。但如果把时间往回倒三千年，这些东西全都不存在——没有字母，连「写字」这件事本身都还是刚刚被发明出来的黑科技。要讲清楚希腊字母怎么变成拉丁字母，得先去一个比希腊更早的地方：地中海东岸的一排港口城市。

写字曾经是一件贵得离谱的事

大约公元前一千年，地中海周边已经有两种成熟的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用图画当符号，一只鸟就是一只鸟，也可能代表以那个音开头的词；以及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用芦苇杆在湿泥板上压出钉头形状的笔画。这两种文字有一个共同的毛病：**符号太多，多到写字成为一种垄断行业**。想学会读写，得从小进专门的学校背几百上千个符号，学成之后就是「书吏」，替国王记账、替神庙写祈祷文，一辈子吃穿不愁。写字的成本高到普通人碰不起，所以文字基本上只是王权与神庙的工具，不是日常的工具。

这时候登场的是一群不想当书吏的人：腓尼基人——住在今天黎巴嫩沿海的推罗、西顿等港口城市的一群商人，靠贩卖紫色染料、雪松木和玻璃制品走遍地中海。商人的痛点很具体：货装了几船、每船多少桶、欠谁多少钱，全靠脑子记会出人命。他们需要的不是庄严的纪念碑文字，而是**便宜、快、学徒三个月就能上手**的记录工具。

把几百个符号砍到 22 个

严格说，这个想法不是腓尼基人凭空发明的。早在他们之前几百年，就有讲闪米特语的迦南人在埃及和西奈半岛一带干活时，把法老纪念碑上的象形符号拿来这么用——西奈沙漠里的几处古矿场遗址上就刻着这种「半成品字母」。但这个简陋系统在迦南地区小范围晃荡了几百年，始终没成气候。真正把这件事做到位的是腓尼基人：他们接手这套思路，做了一次彻底的「产品简化」，最终只保留一个用法——截头表音法：取一个词的第一个音，画成这个符号。打个比方：画一个牛头，不再表示「牛」，只表示「牛」这个词开头的那个音（一个喉咙深处的塞音）；画一座房子，只表示「房子」这个词开头的 b 音。

大白话

大白话：这就像你用 emoji 记密码——🐮 不代表牛，只代表「牛」字的拼音首字母 n。看到🐮🏠，你就读出 n-f.....只要符号选得固定，几十个符号就够拼出任何词。

这一砍，砍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22 个符号**。不再需要几百上千个，22 个就够拼写他们语言里的任何单词。牛头叫 aleph（腓尼基语「牛」），房子叫 beth（「房子」）——这两个名字你听出来了吗？它们就是后来希腊字母 **alpha**、**beta** 的原形，也就是我们说的「字母表」（alphabet）这个词本身的来历。

为什么没有元音，反而够用

但腓尼基字母有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缺口：**22 个符号全是辅音，一个元音都没有**。用英文打比方，"cat" 只写 "ct"，"big" 只写 "bg"，读者自己根据上下文把元音脑补回去。

这听起来像残疾，其实是精准的取舍。腓尼基语属于闪米特语——包括今天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在内的一个语族，它的构词特点是「辅音搭骨架、元音填血肉」：一个词的核心意思由三个辅音决定，元音变化只负责时态、语态这些语法细节。骨架不变，词就跑不偏。所以不写元音，歧义远比想象中少——何况商人记的都是自家账本，上下文再清楚不过。

大白话

大白话：这就像中文里你读到「我今天去银 H 取钱」，缺的那个字你自动就补上了。如果一个语言里「骨架」足够稳，缺字并不妨碍阅读。

从王宫到商船：文字第一次平民化

22 个符号的意义不在于少，而在于**学习的门槛塌了**。以前培养一个书吏要十年，现在一个水手跟着跑两趟船就能学会读写。文字第一次从神庙和王宫里走出来，刻在商船的货单上、陶罐的标记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各处——从黎巴嫩到西班牙，从塞浦路斯到撒丁岛——都挖到过腓尼基字母的铭文，这正是商船航线的地图。

其中一站，是爱琴海边的希腊。大约在公元前九到八世纪，希腊人接过了这 22 个符号。但他们很快遇到一个腓尼基人从没遇到过的问题：希腊语不是闪米特语，**它的元音不是「血**

肉」，而是骨架本身——不写元音，一个词能猜出好几种意思。腓尼基字母到了希腊人手里，必须动一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就是下一章的故事，也是西方文字史上最关键的一次改造。

第二章·希腊人的关键一跃：把「废品」改成元音

上一章结尾留下了一个问题：腓尼基字母 22 个符号全是辅音，记账够用，可一旦到了希腊人手里就玩不转——希腊语的元音不是可有可无的血肉，而是骨架本身。这一章讲希腊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解决方案听起来朴素得可笑：**把几个用不上的辅音字母，直接改行当元音**。但就是这么一招，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一套能把「说的话」完整、精确地钉在纸面上的工具。

先看看希腊人接到了什么

大约公元前九到八世纪，希腊商人跟着腓尼基人的航线学会了这套符号。接过来的不只是形状，还有名字：aleph、beth、gimel、daleth……希腊人把它们念成了 alpha、beta、gamma、delta。注意一个细节：这些名字在希腊语里**毫无意义**——aleph 在腓尼基语里是「牛」，alpha 在希腊语里什么都不是，纯粹是个发音标签。符号和「牛」这幅画的最后一丝联系，到此彻底断开。

但麻烦也跟着来了。希腊语里元音和辅音地位平等，甚至更重要：元音一变，词义全变。只用辅音记录希腊语，就像只给你一串手机号码、让你猜对方姓什么。不改不行。

变废为宝：用不上的字母，正好改行

腓尼基语里有几个音，希腊语里根本没有。比如 aleph 表示的那个喉咙深处的塞音（喉塞音——你咳嗽前嗓子猛地一关的那个动作），希腊人发不出来，也不需要词里区分它。这个字母对希腊人来说是「废品」。

但希腊人发现，废品有个绝佳的新用途：aleph 这个符号，发音时正好是从喉咙打开、接上一个「啊」的音——那就让它干脆表示 **a** 这个元音吧。于是 aleph 转个方向、整理一下笔画，变成了 **A (alpha)**，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职元音字母就这么上岗了。同样的操作又做了几次：腓尼基语的 he 变成 **E (epsilon, e)**，yod 变成 **I (iota, i)**，另一个喉音 ayin 变成 **O (omicron, o)**，waw 的一部分用法变成 **Y (upsilon, u)**。

大白话：这就像你接手了一台别人的相机，上面有几个按钮对应的功能你从来不用。与其浪费，不如把它们自定义成你最需要的快捷键。希腊人就是把腓尼基键盘上几个「闲置按键」重新映射成了元音。

为什么这一步是「关键一跃」

给字母表配上元音，看起来只是多了五个符号，实际改变的是这套系统的**表达能力上限**。

纯辅音文字记录的是「词的骨架」，读者必须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才能补全血肉——这对账本够用，对诗歌、法律、哲学就不够用了。有了元音之后，**一个不认识这个词的人，也能照着字母把它读出来**。文字第一次可以脱离「知情者的小圈子」，把一个声音精确地交给千里之外、千年之后的陌生人。

后果立竿见影。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靠的就是这个：荷马的史诗本来是口头传唱，希腊人有了完整记录语音的工具，才把它钉死在纸面上。再往后，雅典的法庭演说、苏格拉底的对话、欧几里得的几何——所有这些需要**精确**的东西，全都建立在这套能完整记音的字母上。历史学家一直有个说法：希腊在公元前八世纪之后突然爆发的文化繁荣，和这套字母的到位在时间上严丝合缝。巧合与否可以争论，但工具和能力的关系，工程师应该不陌生。

希腊字母自己也没定型

先别急着以为希腊字母从此就长今天这样。早期的希腊字母是一笔乱账：希腊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堆各自为政的城邦，雅典、科林斯、优卑亚岛……各地的字母表互有出入，有的城邦多几个字母，有的少几个，同一个字母在不同地方写法还不一样。直到公元前 403 年，雅典才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把字母表统一为爱奥尼亚地区的版本——**用立法的方式定稿一套文字**，这在历史上也算头一回。

而我们这本书的主角，不是雅典那一支。真正影响后世的，是优卑亚岛人带出海、传到意大利半岛的那一支字母——因为在那里等着接手的，是下一章的二传手，和再下一章的罗马。不过在去意大利之前，还有一个看起来更基础的问题要说清楚：那时候的希腊人，连「从哪边开始写」都还没统一意见。

第三章·写字的方向也打过架

上一章说希腊字母早期是一笔乱账——各城邦字母互有出入。但最显眼的混乱还不是形状，而是一个我们今天想都不会想的问题：**一行字该从哪边开始写？**这个看似纯属排版的习惯，其实反过来塑造了字母的长相。你写的 A 为什么尖朝上而不是朝下，答案就藏在这一章。

从右往左：接过来的不只是字母

腓尼基人是**从右往左**写的，和今天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一样。希腊人连字母带书写方向一起接了过来——早期希腊铭文全是从右往左。这不是偶然：用右手拿刻刀或蘸笔写字的人，从右往左写，刚写的字迹在手的前方，看得清楚、也不容易蹭花（在陶片、石头上刻字时代尤其如此）。

但希腊人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写着写着，从右往左开始别扭了。随着书写材料从石头转向莎草纸和墨水，右手写字的人从左往右写，手不会压到未干的墨迹，视线也更顺。习惯开始松动，于是出现了一个过渡阶段的怪异产物。

牛耕式：一行向左，下一行掉头

这个过渡产物有个形象的名字：牛耕式书写（boustrophedon——希腊语里「牛转弯」的意思，像牛犁田一样，到地头就掉头）。第一行从右往左写，写到行尾不换边，直接掉个头，第二行从左往右写回去，第三行再从右往左……如此蛇形往复。

大白话

大白话：想象你拖地，拖到墙边不抬拖把走回去，而是直接掉转方向往回拖。牛耕式书写就是写字界的拖地法——省了「抬笔走回行首」这个动作，手几乎不空走。

更妙的是细节：牛耕式书写里，**掉头的那一行，字母本身也要镜像翻转**——朝左写的行里字母面朝左，朝右写的行里字母面朝右。同一个字母有左右两个版本，像照镜子。考古学家在早期的希腊石刻上能清清楚楚看到这种来回翻转的铭文。

方向定了，字母的脸也跟着定了

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从左往右最终胜出，成为希腊世界的标准。这个决定的影响远比「读起来顺」深刻：**它给每个字母的长相投了决定性的一票。**

道理很简单：字母朝向哪边「好看」，取决于书写方向。腓尼基字母里，牛头 aleph 原本侧躺、尖角朝某个方向；在从右往左的时代，希腊人把它写成一种朝向；改成从左往右之后，写字的人自然地把笔画调整成顺手的样子——起笔在左、收笔在右。一代代人这么顺手写下来，侧躺的牛头被越转越正、越写越对称，最后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尖顶 **A**。你盯着 A 看三秒：两个斜边是牛的两只角，中间一横是牛角之间的连接——**它其实是一颗倒过来的牛头**，只是被三千年的书写方向慢慢转正了。

同样的翻转发生在几乎所有字母身上：B、E、K 这些有「朝向」的字母，都曾在镜子里待过，又都被从左往右的习惯统一掰了回来。今天拉丁字母里凡是带方向感的形状，朝向全都服务于「从左往右、右手书写」这一个设定——这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被千万次手腕动作磨出来的。

顺手，是文字演化的第一推动力

这一章值得记住的不是「牛耕式」这个冷知识，而是一个会在后面每一章反复出现的规律：**字母的形状没有设计师，只有无数书写者手腕的平均值。**哪一笔顺手，哪一笔就活下来；哪个方向不蹭墨，哪个方向就胜出。后面我们会看到，罗马纪念碑上的大写字母、中世纪抄写员的小写字母，全都是这条规律的产物——区别只在于，那时候「顺手」的对手从墨迹换成了凿子和鹅毛笔。

书写方向定下来之后，这套字母就要出海远行去意大利了。接手的下一棒，是一群连自己的语言都没完全留下、却把字母传给了罗马的邻居——伊特鲁里亚人。

第四章 · 二传手伊特鲁里亚

上一章结尾，希腊字母离开爱琴海，坐船去了意大利。带去字母的是希腊移民——优卑亚岛的希腊人在那不勒斯湾建立了殖民地（库迈，大约公元前八世纪），把自家那一支字母带了过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有点像接力赛里出了意外：**希腊人交棒之后，棒子先到的不是罗马人手里，而是罗马的北邻——伊特鲁里亚人手里**。这一章讲这位「二传手」如何把字母传歪了一点，而这「一点歪」，至今还在你身上留下痕迹。

伊特鲁里亚：一个我们几乎听不懂的民族

伊特鲁里亚人住在今天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到罗马以北一带，在罗马崛起之前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富强的文明——挖矿、经商、建城，样样在行。但他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伊特鲁里亚语和印欧语系对不上号，至今没有被完全破译。我们手里有一万三千多件伊特鲁里亚铭文，**每一个字母都认识，连起来读却不全懂**——像拿到一本用英文拼写的陌生语言的书。

讽刺的是，正是这个「听不懂」的民族，决定了后来整个西方世界用什么字母。伊特鲁里亚人从希腊殖民地学来字母，改造后自己用，而罗马人学字母的对象不是希腊人，是他们——罗马字母是「希腊字母的伊特鲁里亚版」的再改版。

转手一次，就多一层损耗

每次字母换一个主人，都要做一次「音系适配」：新主人的语言里有哪些音、缺哪些音，字母表就增删改。伊特鲁里亚语和希腊语的差别，在这道工序里制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麻烦——**C 的歧义**。

希腊字母里，gamma（Γ）表示 g 这个浊辅音，kappa（Κ）表示 k 这个清辅音，分工明确。可伊特鲁里亚语里**根本不分清浊**——g 和 k 在它听来是同一个音。于是伊特鲁里亚人把 gamma 拿来当 k 用，K 也当 k 用，还有一个 Q 形状的字母（来自希腊的 qoppa）在 u 前面也当 k 用——**三个字母干同一份活**。

大白话：这就像你从一个色盲朋友手里接手了一套调色盘，他把「深红」和「浅红」两瓶颜料贴了同一个标签。盘子里瓶子不少，但有几个瓶子装的其实是同一种颜色。罗马人后来继承的就是这套贴错标签的调色盘。

罗马人接过伊特鲁里亚字母时，把 gamma 演变的形状——那个像缺了一竖的 Γ、后来写成 C 的字母——继续当 k 用。这就是为什么拉丁语里 C 念 k（凯撒 Caesar 当年念作「kai-sar」，德语 Kaiser 保留了证据），也是为什么拉丁字母表早期同时养着 C、K、Q 三个念 k 的字母。这个冗余，是伊特鲁里亚语「不分清浊」留下的化石。

连书写方向都转手了

伊特鲁里亚人还干了一件事：他们学字母的时候，希腊正处在书写方向没定型的年代，而伊特鲁里亚人自己把**从右往左**固定了下来。罗马人最早也是从右往左写的，后来才慢慢转向从左往右。也就是说，罗马字母不仅形状来自希腊经伊特鲁里亚，连「往哪边写」都经历了两手的折腾才定下来。

二传手的消失，和字母的幸存

伊特鲁里亚文明后来被罗马吞并，语言到公元前后基本死绝。它的城市、神庙、政治制度都被罗马吸收或抹掉，唯独一样东西完整地活了下来：**字母**。罗马人用这位消失邻居传下来的符号，写下了维吉尔、凯撒、西塞罗，写下了征服地中海的军令和运转帝国的法律。

不过罗马人拿到手的第一件事不是写字，而是「删字」——面对伊特鲁里亚字母里一堆对拉丁语没用的符号，务实的罗马人举起了一把刀。下一章，看罗马人怎么把字母表瘦身到 21 个。

第五章·罗马人的瘦身

上一章说到，罗马人从伊特鲁里亚人手里接过的字母表带着一堆冗余：光念 k 的字母就有 C、K、Q 三个。罗马人的性格你大概能猜到——修直路、造标准件、搞户籍普查的民族，面对一套松松垮垮的字母表，第一反应就是：**砍**。这一章讲拉丁字母的「定编」过程，以及它为什么最后停在 21 个。

拉丁语需要多少字母？

先想清楚一个问题：一种语言「需要」多少字母，取决于它要区分多少个音。拉丁语的音系比希腊语简单——没有希腊语那些送气音（ph、th、ch 这类），也没有伊特鲁里亚语一些用不上的符号。罗马人把伊特鲁里亚字母表过了一遍筛子，能用的留，用不上的扔，最后留下 21 个：

A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Q R S T V X

对照你熟悉的 26 个字母，少了谁？**J、U、W、Y、Z**。这几个缺席者各有各的故事，后面几章会逐一交代。先说这个 21 字母的版本——它服役了好几百年，罗马共和国最辉煌的年代、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西塞罗在元老院演讲，用的都是它。

一物两用：I 和 V 的兼职

21 个字母能覆盖拉丁语，靠的是两个字：兼职。

I 既当元音 i 用，又当辅音 j 用（就是英语 yes 开头那个音）。所以罗马人写 IVLIVS，你读出来是 "Iulius"——尤利乌斯·凯撒的「尤利乌斯」。**V** 同样两面兼：既当元音 u 用，又当辅音 w 用。所以碑铭上的 VENI VIDI VICI（我来、我见、我征服），当年读作 "weni, widi, wiki"。今天意大利语里 v 读成「v」的唇齿音，那是后来的演变。

大白话：这就像一个小团队里的人手复用——I 这个人，上午干元音的活，下午干辅音的活。只要上下文清楚（前后字母帮你判断它这会儿是哪个身份），一个字母干两份工完全没问题。罗马人对此心安理得。

这种兼职能行得通，还是因为上下文够强：I 后面跟着元音时它多半是辅音，前后都是辅音时它多半是元音。读的人几乎不会认错——就像你读「银行」不会念成「银 xíng」。

被砍掉的都是谁

罗马人扔掉的字母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了一批希腊语的「特产」：

- **theta (Θ)、phi (Φ)、chi (Χ)**：希腊语的送气音，拉丁语里没有对应的音，用不上，扔。
- **Z (zeta)**：表示 z 音，但早期拉丁语里这个音慢慢变成了 r（语言学家管这个叫「r 化」），Z 成了闲人。它的结局很戏剧性——先被开除，几百年后又被请回来，这是下一章的故事。
- **digamma (F)**：希腊语里表示 w 音的字母，希腊人自己都用得越来越少，但它没有死——罗马人把它改造成了 **F**，表示 f 音。这是罗马人少有的「新增」，其实是旧物改造。

留意一个细节：K 和 Q 其实也没被真砍。K 几乎只在极少数老词里露脸（比如日历上的 Kalendae，「每月第一天」，英语 calendar 的词源），Q 则被固定了一个怪癖：**只出现在 V 前面**，QV 组合念 kw（比如 QVINTVS，昆图斯）。三个 k 音字母里，C 成了主力，K 和 Q 退居配角——上一章伊特鲁里亚人留下的「三个瓶子一种颜色」，罗马人没有合并，而是让它们各守一块小地盘。

瘦身为什么能成功

回头看，罗马人的砍法透着一股工程师式的清醒：**字母表不是越全越好，而是「刚好够用」最好**。多一个用不上的字母，书写者就多一分犹豫、学习者就多一分负担。21 个字母，个个有活干，兼职的规矩简单稳定——这套配置跑了几百年没出大问题。

但「刚好够用」是动态的。拉丁语自己在变，罗马的疆域在扩，外来词潮水一样涌进来——尤其是罗马人越来越崇拜的希腊文化，带着大量拉丁字母写不出来的希腊音。字母表迟早要

扩编。而扩编之前，先发生了一件更小、却更有意思的事：一个全新的字母被一个人「发明」了出来，直接插进了字母表的中间。这是整个字母史上唯一一次我们确切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造了一个字母。

第六章 · 一场字母表的「人事任免」：G 顶替 Z

上一章列出的 21 个字母里藏着全书唯一一个有「出生证明」的字母：**G**。整个字母史上，绝大多数字母都是无名氏慢慢磨出来的，唯独 G，古罗马的语法学家白纸黑字记下了它的创造者和大致年代——公元前三世纪，一个叫 斯普里乌斯·卡尔维利乌斯·鲁加（Spurius Carvilius Ruga）的人。他是个什么人？不是元老院议员，不是将军，而是一位**开学校的 freedman（获得自由的奴隶）**——罗马史上第一个收学费办学的记录，就记在他名下。

要解决的问题：C 一个字母干两份活

先回忆上一章的设定：罗马人从伊特鲁里亚人手里继承的 C，念 k。但拉丁语里 k 有个「浊音版」兄弟——g（比如「嘎」和「咖」的区别）。早期的罗马人图省事，让 C 同时表示这两个音。今天你在古罗马人名里还能看到化石：**Gaius（盖乌斯）的缩写是 C.**，**Gnaeus（格奈乌斯）的缩写是 Cn.**——明明念 g，写的却是 C。这就是「C 兼职时代」留下的遗迹，缩写定型之后，正字法改了它也不改。

一个字母干两份活，代价是歧义。鲁加的方案简单粗暴又漂亮：**给 C 加一小杠，造个新字母专职表示 g**。你看 G 的形状——它到今天都还是「C 加一横」。这不是巧合，是出生证明上的签名。

新字母放哪？把 Z 的位置抢过来

造字母容易，放进字母表难——放哪呢？鲁加（或同时代的罗马人）做了一个冷酷的决定：**让 G 顶替 Z 的位置**。

Z（希腊字母 zeta）在字母表里原本排第七。但上一章说过，早期拉丁语的 z 音都变成了 r，Z 成了没有活干的闲人。传说公元前 312 年左右，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就是修阿庇亚大道的那位）干脆把 Z 从字母表里开除了——他觉得这个字母「面目可憎」。空出来的第七个位置，正好给了新来的 G。

大白话：这就像公司裁员重组——Z 这个岗位业务萎缩被裁撤，工位空出来；新招的员工 G 直接坐进了 Z 的格子间。所以今天字母表里 G 排第七，那个位置三千年前是 zayin 的，两千年前是 zeta 的。

Z 的复仇：被开除两百年后又被请回来

故事没完。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征服了希腊世界，希腊语成了罗马精英的必修课，大量希腊词涌进拉丁语——而希腊词里遍地都是 z 音（比如众神之王 Ζεύς，宙斯 Zeus）。拉丁字母里没有能写它的符号，怎么办？罗马人只好把 Z **重新请回字母表**。

但工位已经被 G 占了。于是 Z 被安排在**字母表的最末尾**——这就是今天 Z 殿后的来历。同一批被请回来的还有 Y（希腊字母 upsilon，表示希腊语特有的圆唇元音）。罗马人的嘴里没有这个音，实际念起来往往就念成了 i，干脆给它起名「希腊的 i」——今天法语里 Y 的名字还是 "i grec"，字面意思就是「希腊的 i」。从此拉丁字母变成 23 个，这个阵容一直用到中世纪。

一个字母的人事档案说明了什么

G 和 Z 的这出戏，是理解整个字母史的一把钥匙：**字母表不是神谕，是编制表**。岗位随着业务（语言里有哪些音）增减，工位可以继承，被裁的还能返聘。罗马人对此毫无心理负担——语言需要什么，字母表就改成什么。

另一个值得记住的事实：造出 G 的不是国家工程，而是一个**办学的普通人**。字母从腓尼基商人的货单开始，就一直是民间工具，鲁加的故事只是把这个传统写进了记录。当文字的使用者足够多，它就不再属于任何权威机构——这个主题在后面的印刷术一章还会回来。

到这里，字母的「成员名单」基本定了。但还有一半故事没讲：**形状**。你在书上印的 A 和你手写的 a，为什么差这么多？这就要从罗马人的两种写字场景——凿子下的纪念碑和笔尖下的账本——说起。

第七章 · 形状是怎么定下来的

前六章解决的是「字母表里有谁」，从这一章开始解决「字母长什么样」。先看一个你每天都见、却很少意识到的问题：**同一个字母为什么有两张脸？**A 和 a，G 和 g，Q 和 q——大小写之间的差距大到几乎像两个符号。世界上没有第二套主流文字有这种「一字两面」的设定。它是怎么来的？答案要从罗马人的两种写字场景说起：一种是给万神殿刻碑文，一种是给面包房记账。

凿子下的大写：纪念碑体

罗马帝国鼎盛期，重大文字要刻在石头和青铜上：法律、战功、神庙铭文。凿子这个工具，深刻参与了字形的塑造。凿直线容易，凿弧线难；凿等宽的笔画容易，凿粗细渐变难——但罗马石匠偏要刻出粗细变化，因为他们先用平头毛笔在石头上**画好字稿**，再照着凿。毛笔起笔重、收笔轻，横画细、竖画粗，收笔处自然带一个小「顿脚」——这就是**衬线**（serif）：笔画末端的小装饰线。今天你电脑里的 Times New Roman，笔画末端那些小脚，就是两千年前罗马石匠毛笔顿脚的直系后代。

这套字体的巅峰之作是罗马的图拉真纪功柱（公元 113 年立，纪念图拉真皇帝征服达契亚）底座铭文。字体设计师到今天还在研究它——它被公认为罗马**方正大写体**（capitalis quadrata，直译「方形大写」）的标准答案：比例匀称，笔画克制，大写的尊严感全在里面。我们说的「大写字母」（capital letters），词根就来自这种 capitalis——**「大写」这个词本身就是「纪念碑上那种字」的意思。**

笔尖下的草书：快快快

但帝国的运转靠的不是纪念碑，是账本、信件、军令、诉状——海量日常书写，工具是苇秆笔或金属笔，写在莎草纸、蜡板和树皮上。在这里，只有一个标准：**快**。

快写会系统地改变字形，规律很明确：弧线代替直线（手腕画弧比折线快）、笔画连起来（笔不离纸）、笔画省略和简化（两笔并一笔）。于是纪念碑上的 A（三笔、横平竖直）在账本上变成了快速的两笔一甩；E 的中横被草成一道弯；工整的方形字母整体被「写歪了、连起来了、压扁了」。这就是罗马草书（cursive）——不是艺术字，是帝国公务员的速记。

大白话：这就像你的「签名」和你的「正楷」——同一个名字，签合同三秒钟甩出来的那个，和你小时候描红本上的那个，长得可能完全不一样。罗马人的大写和草书，就是同一份字母表的「描红版」和「签名版」。

在庞贝古城的墙壁上（公元 79 年被火山灰完整封存），考古学家读到了大量涂鸦——「某某爱某某」「此地酒好」——全是草书写就。这些字迹歪歪扭扭，但笔画逻辑和两千年后你我的连笔字一脉相承。

两套字的分工，为什么能并存

到这里，关键结构出现了：**同一套字母，长出了「礼服」和「工装」两套皮肤**。礼服（大写）管庄重场合，慢、难、美；工装（草书）管日常，快、省、草。两套系统各干各的，互不干扰——罗马人从没想过把它们合并。

但这个分工埋下了后世的种子：帝国灭亡后，「礼服」被供了起来，只在抄写经书开头、标题时使用；「工装」则在几百年抄写员的赶工中继续演化、越草越连，慢慢固化成一套全新的、独立的字形系统。这套系统的后代，就是下一章的主角——**小写字母**。你今天读的这一页正文，每个小写字母的祖先，都是某个罗马抄写员为了省那半秒钟，少抬一次笔、少转一次手腕的结果。

第八章·小写字母从哪来

上一章结尾预告过：罗马草书的笔画逻辑，会在几百年抄写员的赶工中固化成一套新字形——小写字母。这一章讲这套字形怎么诞生，以及一个你可能没意识到的事实：「**大写管开头、小写管正文**」这套规矩，历史上是某个皇帝下令「**定稿**」的结果。

抄写员：中世纪的「人肉复印机」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识字的人急剧减少，抄写书的活集中到了修道院。修道院的抄写员是那个时代的技术工种：一本圣经，一个人要抄一到三年。想象一下这份工作——每天伏案六到八小时，鹅毛笔要不停削、墨水要不停蘸，羊皮纸贵到一本书要消耗上百只羊的皮。在这种成本结构下，抄写员的演化压力有两个：**写得快，写得省地方**。

快和省地方的共同解法是：把字母写小、写圆、写连。罗马草书里那些连笔、省略、圆弧，被一代代抄写员磨成了固定的写法：方方正正的 A 变成了带弯的 a，E 的中横弯成了 e，直来直去的 H 变成了带弧线的 h。到公元七、八世纪，欧洲各地的修道院已经各自形成了成熟的小草书（minuscule，字面意思「较小的字」——和 majuscule 「大个儿的字」相对，这两个词就是「小写」「大写」的学术名称）。

查理曼的标准化工程

问题是，各地的小草书互相不认：西班牙的、爱尔兰的、意大利的修道院写出来像不同文字。一个爱尔兰抄本送到法国修道院，僧侣们要连猜带蒙。对正在试图重建帝国的查理曼（公元 800 年加冕的法兰克国王）来说，这是基础设施问题：政令、法律、经书，全欧洲要读同一份文本。

查理曼请来的技术负责人是英国学者阿尔昆（Alcuin of York）。阿尔昆主持的工程成果是加洛林小草书（Carolingian minuscule）：字形圆润、清楚、字母之间断开不连写、每个字母形态高度统一——**易读性压倒一切**。查理曼用帝国的行政力量把它定为标准书体，推行到全欧洲的抄写学校。

大白话：这就像一家快速扩张的公司终于受不了各地分公司的文档格式五花八门，总部出了一个「官方文档模板」，强推全集团。查理曼的帝国就是集团，加洛林小草书就是那个模板。而且这套模板设计得太好，公司倒闭（帝国分裂）之后大家还在用。

大小写双轨制：一次「版本合并」

加洛林体系真正的创新不是发明了小写，而是把罗马人的两套皮肤**合并成一套排版规范**：小写当正文，大写（就是罗马纪念碑体流传下来的那些形状）管每句开头和重要名词。礼服和工装不再各穿各的，而是按场合在同一段文字里分工——这就是今天你打英文时 "The cat" 里 T 大写、其余小写这套规矩的祖先。

这段历史还有一个跨越七百年的彩蛋。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们翻修古籍，挖出一批他们认为的「古罗马手稿」，爱上了里面那种清晰优雅的字体，奉为古典正典。后来印刷术兴起，意大利的早期印刷商照着这种字体刻了印刷字模——它一路演变成你今天屏幕上的大半字体（Times、Palatino、你的系统默认字体的曾祖父）。而那些「古罗马手稿」呢？**其实是加洛林时代的抄本，比真正的古罗马晚了四百年**。人文主义者认错了祖宗，却歪打正着：他们看中的「易读性」，正是阿尔昆当年设计时的第一目标。你今天读这行字不吃力，要感谢的是查理曼的抄写学校。

字母名单的最后变动

形状问题到此基本解决，但字母表的成员名单还没走完。回到第五章那个问题：21 个字母里少了 J、U、W。它们三个要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才陆续报到，而且报到的过程相当滑稽——有两个是从「写歪了的双胞胎」变来的。下一章讲字母表的最后一次扩招。

第九章 · 字母表的最后扩招：J、U、W

第五章说过，罗马人的 23 个字母里缺席了 J、U、W 三位。它们不是被砍掉的，而是**当时根本不存在**。这三个字母的出生方式一模一样：先当老字母的「连体双胞胎」或「写歪了的变体」，用着用着分家单过。看完这一章你会发现，字母表到中世纪还在「长身体」，26 个字母的全家福要到很晚才拍成。

J 和 U：I 和 V 的「写歪了」版本

回忆第五章的兼职设定：罗马字母 **I** 兼管元音 i 和辅音 j (yes 的音)，**V** 兼管元音 u 和辅音 w。中世纪的抄写员写字时遇到一个实际问题：一串 I 连用分不清——比如 "ivlius" 里的 i 和 v 挤在一起，眼睛看花。于是抄写员发展出一个书写习惯：**把 I 的尾巴拉长、带个弯钩，写成 J 的样子，用在需要强调它是辅音的场合**（尤其词首）。同样，圆底的 **U** 是 V 在草书写法里自然磨圆的样子。

注意，这时候 J 还只是 I 的「花体」，U 还只是 V 的「草体」——同一个人，两种打扮，不算两个字母。真正把双胞胎拆成两个独立字母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学家。功劳通常记给意大利学者吉安·乔治·特里西诺（Gian Giorgio Trissino）：1524 年他发表论文，明确主张 I/J、U/V 各管各的音，是四个字母。这距离罗马时代已经一千五百年——**「字母表定型」这件事，比我们想象的晚得多。**

大白话

大白话：这就像公司里两个岗位长期由同一批人轮岗，工牌都混着用。直到某天 HR 正式发文：从即日起拆成两个独立岗位，各发各的工牌。特里西诺就是那位 HR，1524 年的论文就是那份红头文件。

W：名字里写着它的来历

W 的来历更直白。中世纪早期，日耳曼语言（包括古英语）里有个 w 音，拉丁字母里没有专职符号。抄写员的办法是把两个 V 写在一起：**VV**。写成连笔，两个 V 粘成一个字母——W。它的英文名字 "double-u"（两个 U）就是这个来历的活化石：在 U 还是 V 的年代，它

叫「两个 V」；后来 V 的圆体改名叫 U，这名字就阴差阳错成了「两个 U」。法语更诚实，管它叫 "double vé"——两个 V。

古英语其实一度从如尼字母借了个专门的字母 wynn (ƿ) 来表示 w 音，但诺曼征服之后，掌笔的法国抄写员不认这个外来户，VV 的写法最终胜出。字母世界里，长得符合主流审美有时比「历史更悠久」更重要。

26 个：一个既不神圣也不永恒的数字

J 和 U 被正式接纳为独立字母，则是一场拖了一百多年的慢动作：特里西诺 1524 年的提议之后，欧洲各国陆续跟进，英语里 U/V 的分工在 16 世纪基本定型，而 J 要更晚——1611 年的钦定本圣经里还印着 "Iesus"，英语把 J 正式单列进字母表，已是 1630 年代。至此，26 个字母的阵容才算拍齐。但请记住：26 是**英语的现状，不是宇宙的常数**。意大利语日常只用 21 个 (j、k、w、x、y 算外来户)；瑞典语有 29 个 (多了 å、ä、ö)；丹麦挪威语 29 个；德语多了 ß 和三个变音字母。同一套拉丁字母，各家按自家语言的「音系需求」自行增删——这正是腓尼基人传给希腊人、希腊人传给罗马人的那个老传统：**字母表是工具，工具跟着活儿走**。

成员名单和字形都齐了，字母史还剩最后两次剧变。第一次发生在 15 世纪中叶：一个美因茨的金匠搞出了一台机器，从此字母的形状不再随抄写员的手腕漂移。下一章，印刷机登场。

第十章 · 印刷机把字母「冻住」

前面九章里，字母的形状一直在漂移：换个书写方向，字母翻面；换批抄写员，字母变圆；换个修道院，字母互相不认。字形像水，装进什么容器就是什么形状。15 世纪中叶，一台机器把这台「水流」冻成了冰。这一章讲古登堡，以及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印刷术对字母最大的影响不是「传播」，而是「停止变化」。**

古登堡真正发明的是什么

先说清楚一个常见误会：约翰内斯·古登堡（美因茨的金匠，约 1450 年前后开工）没有发明「印刷」——中国早在几百年前就有雕版印刷，毕昇在 11 世纪就做过活字。古登堡的贡献是一套**可以量产的工艺组合**：用字模浇铸出成千上万个一模一样的金属活字的技术（这是金匠的老本行）、耐用的油性墨、改造自榨葡萄机的螺旋压力机。这套组合的关键产出是：**同一本书的每一页、每一本，字形分毫不差。**

这在抄写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手抄本每抄一次，字形就漂一次；印刷品的字模浇出来是什么形状，一万本都是那个形状。字母第一次有了「标准件」。

第一站的黑体字，和罗马体的逆袭

古登堡印他著名的 42 行圣经（约 1455 年）时，选择的字模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罗马体，而是当时德意志地区流行的哥特体（blackletter，也叫黑体——笔画尖利、密集、竖直，像一排哥特式教堂的尖塔）。理由很朴素：印刷术要让人接受，印出来的东西必须**长得像读者习惯的手抄本**。德国读者习惯的手抄本就是哥特体。

但几十年后，印刷中心移到了威尼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就是上一章认错祖宗、把加洛林小草书当古罗马字体的那批人——照着「古典」字体刻了新的印刷字模。1465 年前后，两位德国流亡者在意大利印出了第一批用罗马体（roman type）排的书：圆润、舒展、带衬线，就是第八章说的加洛林小草书加上罗马纪念碑大写的混血儿。威尼斯商人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后来还推广了斜体（italic——本义就是「意大利的」），起初是为了把经典著作印成便宜的口袋书。

大白话：这就像新平台刚起步时必须兼容旧习惯（古登堡模仿手抄本），等第二代产品出来，设计师才有底气推「原生的新审美」（罗马体）。而「新审美」其实是一场上百年的误会——人文主义者以为自己在复兴古罗马，实际复兴的是查理曼。

两种字体从此分了家：南欧和后来的整个西方世界用罗马体，德意志地区固执地抱着哥特体又用了四百年——德国到 20 世纪中叶才正式告别哥特体。你偶尔在老德语书或报纸报头上看到的尖角花体，就是那场分家的余波。

「冻结」的两面

印刷机带来的冻结是深刻的。手抄时代，一个地方的书体三代人就换一副模样；印刷时代，15 世纪威尼斯字模刻出来的罗马体，和你此刻屏幕上读到的字形**几乎可以无缝衔接**。字母的演化速度从「每代人都变」骤降到「几乎不变」。

但冻结不只发生在字形上，还发生在**拼写**上。印刷商需要稳定的拼写来培训排字工、减少改版，于是英语、法语的拼写在 15、16 世纪纷纷定稿——而当时这些语言的发音还在剧烈变化（英语正赶上「元音大转移」）。结果就是今天的尴尬：英语的拼写冻结在发音变化之前，write、knife、light 里那些不发音的字母，全是「拼写已冻结、发音还在跑」留下的时差。你背英语单词时骂过的每一个不规则拼写，账单都可以寄给印刷机。

冻结之外，还有什么在变

字形冻结了，字母表就彻底静止了吗？不。还有一样东西从古登堡到今天都没停过——**这套字母的疆域**。它先是跟着殖民、传教和贸易铺满美洲非洲大洋洲，又在 20 世纪迎来几次由国家主导的「换字」工程。不过在讲那场全球扩张之前，我们把时间轴拉回最深的地方，回答全书开头那个问题：这个字母表，为什么偏偏是 A、B、C 这个顺序？

第十一章 · 为什么偏偏是 ABC 这个顺序

导读里埋的问题，现在兑现：为什么 A 排在最前面？为什么顺序是 A、B、C、D？诚实的答案分两层：第一层，我们知道这个顺序**有多老、多稳**；第二层，它**最初为什么是这个顺序**——那里站着一块真正的空白，学者的答案至今是「不知道」。这一章把两层都讲给你。

一块三千年前的「作业泥板」

1929 年，法国考古队在叙利亚北部挖开了一座被毁的青铜时代城市——乌加里特（Ugarit，约毁于公元前 1190 年）。这座港口城市的档案库里有一批楔形泥板，其中几块的出土让文字史学界眼前一亮：上面用楔形笔画刻着一套 30 个字母的字母表，而且其中几块是**按固定顺序排列的字母练习表**——简单说，是三千二百年前某个学徒抄写员的「字母表作业」。

这份作业的顺序是：'a、ba、ga、ha、da、ha、wa、za……对，你没看错——**aleph、beth、gimel、daleth、he、waw、zayin**，和腓尼基字母、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alpha、beta、gamma、delta）、拉丁字母（A、B、C、D）的顺序一脉相承。公元前十三世纪的乌加里特学徒背的顺序，和你家孩子今天在幼儿园背的，是同一条链子的两端。

大白话

大白话：字母顺序是一条从来没有断过的传承链。每一代人都是从上一代人那里「整体拷贝」了这份列表，中间换了语言、换了形状、换了书写材料，唯独顺序这一栏，三千年没人动手改过。这就像一段被引用三千年的祖传代码——所有重构都绕着它走。

字母的名字，暴露了它的出身

顺便回答一个连带问题：字母为什么叫 A、B、C？这套「字母名」也古老得惊人。腓尼基人给字母起名用的是截头表音法里的实物名：aleph=牛、beth=房子、gimel=骆驼、daleth=门。希伯来语至今还留着这套名字（aleph、bet、gimel）。希腊人借过去时，名字变成了无意义的音节 alpha、beta、gamma——但**顺序连同名字一起原样照收**。拉丁语

的字母名（a、bē、cē、dē）又是一层改写。你背的 "A、B、C"，是一串考古地层：最底下埋着牛、房子和骆驼。

那为什么是这个顺序？——诚实的「不知道」

现在到第二层。为什么牛排第一、房子排第二、骆驼排第三？是某首诗的头字母吗？是某种记账口诀吗？是宗教仪式里的次序吗？学者们提过很多假说，**没有一个有决定性证据**。字母表发明者把顺序定下来的时候，没有留下设计文档。

但我们能从「顺序为什么活了三千年」反推一点东西。一旦一个顺序被用作**教学工具**——每一代老师按同一个顺序教，每一个学徒按同一个顺序背——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惯性：改顺序没有任何收益，却有巨大的协调成本。字母顺序是纯粹的「惯例均衡」：没人因为 A 排第一而受益，但所有人都因为「大家用同一个顺序」而受益。这种自我锁定的惯例，在人类制度里比比皆是——QWERTY 键盘布局就是近亲。

顺序的实用价值：字母曾经是数字

顺序还有一个实打实的用途你可能不知道：古希腊人和希伯来人都**拿字母当数字用**——alpha=1、beta=2、gamma=3……顺序就是数值表。雅典的法庭用字母给陪审席编号，荷马史诗的分卷用的也是字母序号（《伊利亚特》第 24 卷 = 卷 Ω）。希伯来字母至今还在日历里当数字使。顺序固定，这套「字母=数字」的映射才有意义——这可能是顺序被格外小心保护的原因之一。

所以全书开头那个问题的完整答案是：A 排第一，是因为三千年前的某个发明者这么定了，而之后每一代人都发现「维持现状」是最优解。这不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答案，但它诚实——而且它还揭示了一件更深的事：**我们身上带着的「理所当然」，很多只是三千年不曾断裂的惯性**。下一章收尾：这套字母如何在最近一百年里冲出其诞生地，成为整个星球的书写基础设施。

第十二章 · 从石碑到像素

走了十一章，从腓尼基的商船走到威尼斯的印刷机。最后一章回到你身上：这套字母如何在¹你出生前的几十年里，变成了全地球的书写基础设施——以及，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字母还活着」。

国家级的「换字」工程

20 世纪有两场壮观的文字改革，都选中了拉丁字母。

第一场在土耳其。1928 年，凯末尔主导的土耳其共和国做了一件在人类史上几乎没有先例的事：**一个国家，通过立法，在几个月内把全民书写系统从阿拉伯字母整体切换到拉丁字母**。理由很务实：阿拉伯字母不写全元音，和土耳其语的元音体系八字不合，识字率长期低迷。新字母表为土耳其语音系量身定做——29 个字母，加了 ç、ş、ğ、ı（不带点的 i）这些新成员。凯末尔亲自带着小黑板下乡教字母。改革后识字率从 10% 上下一路攀升。这是「字母表跟着活儿走」这个三千年老传统，在国家尺度上的一次重演。

第二场更早些，在越南。17 世纪法国传教士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等人为了传教，给越南语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拼写系统，加了一整套声调符号。这套「国语字」起初只在教会内部流通，20 世纪被越南的独立运动看中——因为它学起来比汉字和喃字快得多。今天的越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用拉丁字母书写本国语言的汉字文化圈国家。

汉语拼音：拉丁字母在中国

还有一场发生在我们自己语言里的实验。1958 年中国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用 25 个拉丁字母（v 留作备用）给汉字标音。它从一开始的定位就不是「取代汉字」，而是**辅助工具**：扫盲、注音、排序、以及后来谁也意想不到的主战场——键盘输入。你今天在手机上敲 "nihao" 出「你好」，用的就是它。有趣的是，拼音的设计者周有光等人深谙这本书前面讲的所有道理：一个字母尽量对应一个音，音系里缺的用字母组合补（zh、ch、sh），和两千年前希腊人改造腓尼基字母是同一套工程思维。

大白话：拉丁字母在 20 世纪的扩张，本质上和两千年前一样——一种语言发现自己的文字工具不顺手，就从这套现成的、经过无数次适配打磨的工具箱里挑零件组装。土耳其人加了几个新字母，越南人加了一套声调帽子，中国人只拿它当输入法的轮子。工具不变，用法各家自取。

为什么赢的是它

今天，拉丁字母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系统。为什么是它而不是别的文字？书写的简便当然是基础——二十多个符号，幼儿园就能学会。但同样简便的字母还有好几家（西里尔、阿拉伯字母的表亲们都源自同一位祖先）。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后面两波浪潮：先是欧洲的殖民、贸易和传教把字母铺到了每一块大陆；然后是 20 世纪的技术——打字机、电传、ASCII 编码、互联网协议——全都先在拉丁字母上跑通。ASCII 最初只有 128 个码位，就是给这 26 个字母量身定做的。先发优势变成了生态，生态变成了标准。

字母还活着

回到全书开头的三个问题，现在可以交卷了：**为什么长这样**——形状是三千年手腕的平均值，最后被印刷机冻结；**为什么排这个序**——因为三千年前如此，而「维持现状」从来都是最优解；**为什么发这个音**——每个字母的读音，都是它在腓尼基、希腊、伊特鲁里亚、罗马、各国民语之间一次次转手时被重新议定的价格。

而这套字母的故事还没完。Unicode 至今还在收编新的字母变体；表情符号正在变成某种新的「表意文字层」叠在字母之上；你此刻读的这行字，其字形的血管里流着图拉真纪功柱的衬线和加洛林抄写员的圆弧。下次低头看键盘时，你看到的不再是 26 个塑料按键，而是一部被压平的、三千年的演化史。